07251
4554
:6

六

中秋登海岱樓

元章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云目窮淮海雨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脩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

稻孫樓

元章秋日登無爲州城樓望見田禾青青可愛問之老農云稻孫也稻已穫得雨復抽餘穗元章喜而名其樓

僧亦不出

元章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公臨帖即收去遂裝黏二十餘帖出示元章不覺大笑後葛與江都陳叟友善贈之陳以爲眞元章僧亦不肯出

書法

翟伯壽問書法當何如元章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自薦

元章以書抵西府蔣頴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憐浮議荐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其實憐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芾皇恐

叙畫史

杜甫詩謂薛少保憐哉功名迂但見書畫傳甫

老儒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生平寂寥所慕嗟乎少保之筆精墨妙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繅襲數十以爲珍玩視五王煒燁皆糠粃埃壒哉九原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酹汝一杯酒媿汝在不能從我游也故叙所睹見作畫史

叙書史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簡爲法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發論世咸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皋至於後愚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予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硯山圖

吾齋硯山被道祖易去仲矣舊有詩云硯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裒書几隱約煙朦朧巉嶒嵒自有古獨立高松龍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

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
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
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
層碧崢嶸實天工淋漓山上泉滴瀝助毫端揮
成驚世文立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
寬往往入佳趣揮灑出妙言願公珍此石莫與
衆物肩何必嵩少隱可藏爲地僊近予亦有作
云硯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予

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
觀亦不出視紹彭公眞忍人也予今筆想成圖
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當不復泯矣

閱書帖

芾皇恐芾既幸稍出門仍意無外却尚恐異日
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遂得罪左右故
有布露仰凟台聽芾平生喜書畫老親見聽直
有不足至親授以首飾使購之嘗曰吾姙汝夢

雙角人手携一軸物自空下故芾每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置於飯几亦升車手執之既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如書淨几上復用紙覆自紙間以皂莢灰水浸良久按覆紙洗之上紙爛即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除背紙去手澤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團洗潔白而後止親用乳香作糊於百幅紙中心取剪四邊多近手有垢者而加背焉背訖即覆以紙加糊置一室中或

綾錦皆洗軸安訖亦洗加跋紙取跋紙如背紙工畢入一奩中非剛牕淨几與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犀瑩玫紫墨錦綺粲然溢目即以米姓秘玩書印文其所謂書者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今每示人者印以米姓清玩之印文以待暴不可告以情之客秘玩者實懼客以手指點衣袖印拂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必欲戲一觸之

是毀書也樞密康功志柬欲觀而以情告見許
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芾以紙繅鋪訖
濯手親取書於櫃中鋪展以示客客拱而憑几
案坐從容細閱芾趨走於前客云展芾展客云
卷芾卷客據案甚尊芾執事趨走甚卑舍伏執
卑者止求不以手或衣振拂之耳老母訓之不
能改朋友誨之不能悛子弟諫之不能從惟蘇
遐舉曰君異日當以此忤要官芾念要官可忤

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則輸之御府必不在
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覩乎或於公齋或過敝
齋得進退如禮雖同子弟雜觀可也倘公不欲
屑屑徇一蒙鄙固陋之人則亦非敢亟煩台視
而異日亦不敢受不告之罪芾皇恐載拜

辯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眞僞裁
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精辨擬定爲法帖此

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眞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予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爲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眞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所訪者何如耳予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眞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全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

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
恐效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躒閒游而不害元祐
三年倦游閒襄陽漫士米元章書

跋褚臨蘭亭

褚遂良字登善臨晉王右軍蘭亭宴集序本朝
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於鼎美叔齊之
僧於公孫辛巳歲購於公孫瓛黃絹幅至欣字
合縫用證摹刻僧字果徐僧權合縫書也雖臨
上書全是褚法其狀若巖巖奇峰之峻英英穠
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孤鸞類逸
羣之鶴蕙谷振和風之麗霧露擢秋餘之鮮蕭
蕭慶雲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鵷
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實其升章帝所留
賞羣仙也至於永和字全其雅韻如鄒字備著
其眞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若
夫臨倣莫稱於薛魏賞別不聞於歐虞信百代

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

跋歐率更史事帖

唐弘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縣開國男歐陽詢字信長書度尚帖予元豐官長沙獲於魏泰庾亮帖壬戌歲過山陽獲於鍾離景伯各著半古印適合縫文曰清河圖籍之印乃昔一書也究延年之化豈不有神祭孔壁之遺孰云致誤元祐庚午冬至蕭閑外舍裝贊曰渤海光

怪字亦險絕眞到內史行自爲法莊若對越俊若跳擲後學莫窺遂起尫劣

軟裹

唐人軟裹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爲美予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耆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篦所以裹帽則必用篦子約髮客至即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幞頭巾子中篦約

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於門背取下掠子篦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爲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爲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共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爲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遥巾額子則爲不敬衣用裏用勅帛則爲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爲垂禮不知巾之上服大帶拖紳乃爲禮不帶左衽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殷毋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予爲漣水毋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著良足美也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

辯才云著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裹
曰襴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

跋自畫雲山圖

紹興乙卯初夏十九日自溧陽來游苕川忽見
此卷於李振叔家實予兒戲得意作也世人知
予喜畫競欲得之眇有曉予所以爲畫者非其
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
流畫求之老境於世海中一毫毛事泊然無著
染毋靜室僧趺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
蕩焚生事折腰爲米大非得已振叔此卷愼勿
以與人也

顧愷之維摩

潁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
潁守者本置在齋舍龍不攜去精彩照人前後士
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
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

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予得隋畫金陵圖於畢相孫亦同此體予因題其顧畫幅上云米芾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證勾讖刻石妄指爲人易去也予與顏簽書託尋善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蠟本無一筆似者或可上之御府乞國工摸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矣

評書

予采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似疲歐陽詢如新瘞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脩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眞卿如項羽掛甲樊噲

排突硬弩欲張鋏杜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
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崛强禮節生疎徐浩如
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
純白沈傅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
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劒氣勢空健而
舉丹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
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繁
化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
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
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李成

予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爲天下之
冠既購得之背於眞州昭宣使米用臣自舒州
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清小
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玩之
因吳丞相冲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眞僞成

之孫女也內以四幅爲眞拆奉上別購補之敕用臣背於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泫然囑吾愛惜予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榦挺可爲隆棟枝茂凄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峰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積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

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眞耳劉涇自以李成眞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

褚帖

唐人褚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又入水蕩滌而黐古紙加有性不糜蓋紙是水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予每得古書輒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傍濾細皁角汁和

水霈然澆之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軟軟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續以清水澆五六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於半潤好紙上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四邊只用紙免摺背重弸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只用薄紙與帖齊頭相拄見其古損斷尤佳不用貼補也

士夫好畫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甞得一七元題云梁元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所自答云得於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甞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

後數日果見兩凡俗本即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瓦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騅獅子故曰陸探微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曰獅子故也此牧章得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一日燒了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置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鐶價置一百軸繆畫何用黃絹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於抄錄若如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留馬渡采石磯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幹畫馬一疋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又大作於是禱於中元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於廟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

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蘇子瞻墨竹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予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予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偕去不還

老子

蔡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建萃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爲之祖故不敢畫其眞容漢畫老子於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

近當是也

董源

董源平淡天眞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眞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勸戒

古人圖畫非無勸戒今人撰刪皇幸蜀圖無非侈麗吳王避暑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天下偉觀

予少收畫圖見奇巧皆不錄以爲不應如是及長官於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因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玉崛起爲天下偉觀第一者眞非虛語也

遮壁汚壁

趙昌王友鐔鬻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爲少程坦

崔白侯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涉壁茶坊酒
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
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爲尚友

收畫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
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於其上旋
旋掛名筆絹素大小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
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必端正若晉筆
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襯乃可掛也

鑒閱

鑒閱佛像故事圖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
窮之趣尤以煙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
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游戲閲殊不入清翫
家具眼

橫掛三尺幅

予嘗與李伯時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

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予又嘗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行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作之多煙雪掩映樹石不取工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横掛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懸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爲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書畫以時卷舒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著綳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即斷裂恰恰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頻自不壞歲久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粘補不成也

好事

好事者家多費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所謂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

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翫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書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無名人畫

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處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爲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牛郎戴嵩馬郎韓幹鶴郎杜荀象郎章得是也

眞絹

眞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煙薰損本色

絹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

皆麄絹徐熙絹或如布

印不可僞作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元字脚遂伏其僞本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用印

予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眞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眞實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翫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翫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叅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畫帶

線編條闊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畫帶不生毛以

刀刺標中開絲縷間套挂標後卷即縛之又不在畫心省損畫無摺帶隱痕尋常畫中多中損者縛破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烏用力必不損畫

軸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重今却取兩片刳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軸掛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鸞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又軸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不須背裱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褾若不佳換褾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紙畫不可絹背

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絲硬文縷磨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歙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自評小字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眞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旣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

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隸典

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完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足之勢而三代法亾矣

壺嶺

林希逸送予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王猶展玉樓風壺嶺謂予硯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鸞帖作贊見寄其略曰執黑帝矩作黑風雨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

榜字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予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也

字格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在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是病也

思澀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見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入妙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迺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率意寫碑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脩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眞趣不陷醜怪眞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竿

子之勻其勢活也

石刻不可學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眞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眞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脩改波撇致大失眞惟吉州廬山題名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眞無做作之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夫眞蹟皆無鼠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柳與歐爲醜怪惡體但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弩張爲筋骨不知不弩張自有筋骨焉

隨好深淺

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時易

予家晉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亦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翫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蔡君謨筆法

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爲能取譬

辟支佛

張修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眞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眞法相似

十紙說

福州紙漿礶亦能歲久予往見杭州俞氏張長史惡札禪師不合爲婚主是也入水亦不透

越陶竹萬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予年五十始作此紙謂之金版也

河北桑皮紙白而慢愛糊漿礶成佳如古紙予得用淮陽守糊背二幅礶亦頗佳仍發墨彩

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葵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人因而用木皮油拳不漿濕則礶能如漿然不耐久唐人以漿礶

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今人以油拳策經爲卷則不耐背古書耳

饒州竹入墨在連上又有貢皮紙天性如染薄緊可愛亦宜背古書

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稻稈非竹也天陰便臭又連蠹非佳品漿礶亦不成

無爲紙亦有細白者礶亦入用川麻不漿以膠

作黃紙唐詔敕所以有白麻之别也長沙雲益
廿年前未使灰透明有骨古紙擣細者不在庶
澄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
展之則石灰滿手
康王作紙錢紙遂使天下近利厚故俗更不作
好紙在筠上循紙上領嶠梅紙品在池上循韶
藤皆有紙而韶大行於嶺南不入墨如循也
唐硬黃摹書皆令冷金向明搨也紙細無如川
紙故詔敕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僭也

用品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
署則不先於表出之絡楮葉雖工而無補於宋
人之拙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
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樣品

晉硯見於晉顧愷之畫者有於天生疊石上刊

人面者有十蹄圓銅硯中如鏃者予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刋兩竅署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凰池也蓋以上竝晉製見於晉人圖畫世俗呼爲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於足傍者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燦然成章也今人有收得右軍硯其製與晉圖畫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成痕外如內之製足狹長色紫類溫嚴中凹成臼又有收得智永硯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臼矣又有人收古銅硯一龜銜一硯如蓮葉兩足龜腹圓墨水不可出以筆頭就之則出又參政蘇文簡家收唐畫唐太宗長孫后納諫圖宮人於瑪瑙盤中托一圓頭鳳池硯似晉製頭純直微凸如書鳳字左右純斜刋下不勒痕摺向頂亦然不滯墨其外隨內勢簡易其後

至隋唐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闊而足或圓爲
柱已不逮古至本朝變成穹高腰瘦丸闊鉞斧
之狀仁廟已前硯多作此製後差少資政殿學
士蒲傳正收眞宗所用硯與仁廟賜駙馬都尉
李公炤鳳池硯形製一同至今尚方多此製國
初已來公卿家往往有之仁宗已前賜史院官
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
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刊花中爲魚爲龜
者凡此形製多端下巖奇品也嘉祐末硯樣已
如大指麄心甚凸意求渾厚而氣象益不古純
斗故勒深滯墨難滌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
角簇蓋古硯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
侍讀學士唐彥猷作紅絲辟雍硯心高凸至作
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濡向身出觀墨色則凸
高增浮泛之勢援毫則非便也其晉銅硯雖如
鐵然頂殊平以便援毫今杭州龍華寺收梁傳

大夫甃硯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鐵環水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擢環近足處而磨墨處無磁油然殊著墨古墨稱螺亦恐不若近世堅不然殆不可磨也又丹陽人多於古塚得銅硯三足蹄有蓋不鏤花中陷一片陶今人往往作硯於其中翻以爲匣也唐墓中間有得如蓮葉中凹兩足如鳳池之製甚薄足或如棗也今歙人最多作形製而土人尤重端樣以平直斗樣爲貴

得美石無瑕必先作此樣滯墨甚可惜也大抵石美無瑕方可施工璞而厚者土人多識其藏疾不復巧製人或因其渾厚而美之余嘗惡歙樣俗者凡刊改十餘硯纔半指許便有病見頓令人減愛其端人不斲成祇特璞賣者亦多如是陳文惠丞相家收一蜀王衍時皇太子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此製方直上狹筍在硯

上中甚平也唐之製見文房四譜今之製見歙州硯圖故不重出此人力所爲也吾收一青翠疊石堅響三層傍一崖嵌磨墨上出一峰高尺餘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隨葉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莊南傑賦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疊下有坐有足巧於瓔盂足上起一枝細狹枝上盤兩疊長七寸餘闊四寸餘如靈芝首銳下闊天然鳳池之象中微凹點水磨墨可書十幅紙石理在方城之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瓌寶也

端州巖石

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礫巖予嘗至端故得其說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爲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扣之清越鸜鵒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無聲不著墨清越者溫潤著墨快不熱無泡然良

久微滲若油發豔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溫巖十磨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巖既深工人所費多硯直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聞有仁廟巳前賜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巖石上巖在山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麄性硬眼黃差不圓而青色淡其巖深處間有潤者而眼終不如下巖也有著墨者拒墨者其著墨者初用半月前甚快蓋細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生光撻墨又須以柔石發之巳而復然拒墨者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扣之聲皆堅響而老半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同上巖色多青紫近墨多瑕而眼長如卵有瞎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暈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橫亂其眼又多青不成眼圓點橫長青間道如松木紋其極麄者費筆而稍細者多乏後礫石上人刻爲盆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夾砂無眼少瑕間有極細軟

者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實有在半邊上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徧詢石工云子石未嘗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鑿豈有中包一子者予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徧可斫而磨墨所謂石子世因訛爲子石至有斲樣相似而爲之者於理必不於大石中心復生卵子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歙州羅紋石作子石硯紋本直兩頭取鋭則紋脫短至左右頰自然成漩紋便謂之是眞子石可笑綠石帶黃色亦爲硯多以爲器材甚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已上硯平生約見五七百枚十千已上無估

舉拂

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先一月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檜木棺飲食坐臥書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僚舉拂示衆曰衆

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來生爲寺伽藍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即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沈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祠於寺之左隅

余爲寶晉齋集十餘年矣惜乎不傳凡從稗官野史或法書名畫間見海岳遺事遺文輒書寸楮敎白兵山投一磁瓶中未可云含珠一齒內也

李丙秋仍編東坡紀友人索余合石章梓行因簡向來拾得者錄成一冊畧爲詮次名其淨名齋西園諸名蓋久已膾炙人口不敢沒載云湖南文

晉淺

王K

ETH